

集

韩石山
文学评论



- 韩石山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8插页250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3354-0249-6

I·213 定价：5.20元



郭石山

序

刘富道

韩石山要出一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这书名是我怂恿他定下来的，他着手结集时用的也是这个书名，中途变了，选了一个篇名领衔，名曰《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这洋洋万余言的文章，是借批评王蒙的一部长篇之题而发挥的，他可能以为这样的文章分量重，又拿了个大头，会张扬一些，我却不以为然，看这书名读者会误以为是本研究长篇小说的专著，有羊头狗肉之嫌，不如叫《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好，明码实价，还可以兼得明目张胆打出旗号的气势。

你出书，要我写个什么序嘛？请人作序，无非两种目的，或借他人之手提高自家身价，或假他人之言言自己不便之言，这两桩韩公显然用不着有劳于我，我也不会如此自作多情的这么想。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记述他的轶事，题为《落拓不羁的韩石山》，我说此公心口如一，想到哪里就能说到哪里，说得出口就敢白纸黑字写得出手，我相信读者诸君自会从这本书的许多篇章中领略到这般风采，例如这样的句子：“愿上帝宽恕我那卑污的灵魂吧”。既不从身价计，又无不便之言，这么说，他就是白送我一份殊荣，仅仅如他所说让我“受宠若惊”而已？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辈不比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为后学作序，可以不读作品，可以不谈作品，（那谈什么呢？）“就谈点别的吧”。而我得读完全部文稿24万字，序文若写成3600字，那么每读一百字只有写一个半字的效益，乃苦差事也。

我与石山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同学。同学义气，互相唱和，给他当差当配角，不亦乐乎。

韩石山是划在小说行当里的，他闯入文学评论圈子与我有点干系。并非我搞评论。那是1982年，他去广州参加一个笔会，回太原途经武汉，这老兄很讲交情，放弃了他的卧铺下车来看我，在武汉小住一日，言谈中我们同样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状况颇有微辞，也说了句大话，意思是说我们来搞（这话还有半截），这话也许是我说的，也许是他说的，反正是关起门来说的，谁知不久他果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评论的恰恰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子，他把我们关起门来说的那番话也写进去了，给我看手稿时，信中声明说你可以提意见，但我是不会修改的，后来是那位编兄嫌文章稍长，恰恰删节了这一段，要不然我们今天的形象就差多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上，文章开头说“我从未写过评论别人作品的文章”，结尾说“斗胆写下此生第一篇评论他人作品的文字”，由于文笔俏皮，可读性强，打破了当时许多评论家写的评论的模式，换了一副面孔，使他得到一个不虞之誉：“作家写的评论”，很出了一阵风头。我得到的美誉是会做菜，那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如何做菜，给人的印象很深，我为了这个美誉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借此声明我不要它了。

如果读韩石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人们对一个写小说的怎么忽然窜到评论的领地上来了，有几分惊异，几分新奇，几分赞叹，小视为不过是心血来潮偶尔为之的话，那么，及至他的第二篇评论文章，评贾平凹几部中篇小说的文章《且化浓墨写春山》出来，你就不能不警觉地发现这个不安分的家伙看来已经入侵这块领地。看来他只要兴之所至，还要来放牧的。前后两篇文章比较来看，前者情重于理，后者理胜于情，我沾了他手下留情的光，而后一篇理论色彩更浓。有这两篇文章，韩石山让人嫉妒的红了

一阵子。后来的情形读者已经看到了，他已经结集成书，其中文章，有拜托他写的，有主动出击写的，其余是为了完善这本集子着意抓住的选题。近两年他不是小说和评论平分秋色，与本书同时付梓的还有一本散文集，他是小说、散文、评论三分秋色，在我看来，评论的秋色更艳。

他会不会改弦更张呢，做一个评论家的韩石山？

读韩石山的文学评论，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我同样的感觉，好象是站在一位饱学之士面前。我不说他有才华，我说他有学问，因为如今才华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副词，很容易让人想起是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在捧一个华而不实的人。石山兄做人做文皆实而不华。读书多，古典文论熟于心，“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的文论也能顺手拈来。前些年我只喟叹他古文修养好，如今看他西学也涉足不浅，读书多的好处是可以纵横比较，一般的把戏唬不住他，瞒不过他的眼睛。以上是说他做学问本钱尚足。做学问的态度也还好，好在不知天高地厚。“唯做文章，但求直抒胸臆。”评八十老翁著作，拱手叫声“老将军，晚辈无礼了”，再将那书掂在手上该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放肆得可爱。不一定讨人喜欢。但也难说。他捧捧有术，我曾送他四句话揭穿他的把戏：“欲捧先捧，欲捧先捧，捧捧捧捧，相得益彰。”他欣然领受，说古今文章都是这个做法。

有职业评论家说，韩的文章好读，但严格地说，不是评论，而是随笔。我想这是指他早先写的一些文章，他把作品评点和人情交往揉和起来，那些文章就沾了那随笔笔法的光，好读，俏皮，有情趣，不乏精彩妙论。不过我得提示一点，他的妙论常让人怀疑是不是什么谬论，譬如“少妇论”，你仔细琢磨，觉得是这么回事，但不能说成这么个理，再仔细琢磨，又觉得既然是这么回事，怎么又不能成这么个理呢？他的那种不严格的妙语，就有这么点好处，挺缠绵，挺逗人，让你去穷琢磨。我宁可读这种

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可以愉悦人心，而不喜欢那种煞有介事的严格的冷面孔。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是这本集子中比较重要的文章之一，它有一个副题：“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好一个“兼评”呀。这意思很明确了：我在这里谈的是文化，表述的是我的文学观念，宣泄的是我的审美情趣，至于批评对象是谁是什么并不重要。这可以说是韩石山文学评论的一大进步。他执意甩掉那种得心应手的捧捧术（太初级了），不屑于对某个作家评头品足了，不屑于对某部作品说长道短了，而更着重于在学术上立言立论。他在这篇文章开头说：“如若先到手的是另一部书，改动的不过是那个副题和文中的几个例证，文章还是这篇文章。”这话有道理，不过也说得轻巧了。韩石山选择一位“最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小说家”的厚重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大胆提出了一个宏论：“文学不是史的附庸，也不应是哲理的妻妾。”这对当今文坛大谈特谈“史诗意识”、“哲理意识”的潮流，不啻喝了一声倒彩。

妙论，还是谬论？

把堂堂的小说这门伟大的艺术与狗屁事和狗屁话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无疑有伤大雅。然而韩石山在长达四万字的《巴里加斯的困惑》中，这么讨论了一回。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新的觉悟。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感觉，是他说出来了，用调侃的笔法。或许你还没有入门，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灵气和悟性。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读着，忽然想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写马原和他的小说，他杜撰了一个马原的中篇小说：《巴里加斯的困惑》，杜撰得象，我被弄得扑朔迷离，弄不清是马原的，还是非马原的。我一向主张评论是一种猜度，不赞成向作者问得清清白白再写评论，但我还是忍不住向他提到这件事。他写来信说，那个中篇编得还好吧？顺便告诉你，那个中篇故事，我是受了罗伯—葛利叶的一个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的启发

而编造的。你写序时，若是为了显示你的识别能力，不妨将这一点破。算了吧，老弟，你这么手把手教我作序，我受得了吗？

他的这个《巴里加斯的困惑》，是小说，又是评论，或者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或者是用小说叙述方式写的作家论。这一形式是不是他的首创姑且不去深究，用这种形式探讨马原这个人 and 这个人的小说，乃是妙哉妙哉。当小说读，它是部好小说，有新意的小说，小说中有小说的小说，描写了一个“贸然闯入文坛的怪物”，揭示了“我自信我是当今最好的小说家”的心态，有很漂亮的细节描写，写出了很细微的感觉，恕我直言，韩石山兄做小说做到这会儿才真正做出点味来了。从评论角度看，可以说它对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和自我感觉乃至小说艺术规律做了删繁就简的概括，就是：狗屁说。

文中有个方仲石（韩石山？）与马原调侃，他有两段话：

“自认为自己是个大作家，什么狗屁事也能写成小说，什么狗屁话也敢写进小说。”

“那句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什么狗屁话也敢写进小说，什么狗屁事也能写成小说，正是大作家的标志，至少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多少写作的人连这个门还没进呢。”

妙论乎？谬论乎？

让你穷琢磨去吧。

按预订的字数我该打住了。但我意犹未尽。我不想写点别的什么收尾，我的思绪还在那个《巴里加斯的困惑》中留连。读这部《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那些教化我们清醒、清楚、清白的篇章，我统统可以放下；唯独这个《巴里加斯的困惑》，我却放不下，它引领我们走进困惑，也许，这是走向成功的一步。

1988.11.于武汉

韩石山作品目录

猪的喜剧 (短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轻盈的脚步 (短篇小说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魔 子 (中篇小说集)

重庆出版社

鬼 符 (中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

亏 心 事 (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后三种作品系新近出版，尚有部分存书，欲邮购者，请
汇款至山西省太原市城市文学社肖为，地址：太原市南肖墙
2号。《鬼符》定价4.10元，《亏心事》定价2.90元，《韩
石山文学评论集》定价5.20元。均挂号寄奉。

目 录

序.....	刘富道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	1
——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明日来寻都是诗.....	17
——评林斤澜的近作	
心中唱着一支妙曲.....	26
——刘富道的小说艺术	
且化浓墨写春山.....	40
——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	
《阴差阳错》的文化意识.....	56
——为蒋子龙的小说一辩	
聪明的小说家.....	70
——评钟道新的小说	
在艺术的山凹里.....	81
——权文学的小说艺术	
凌云健笔意纵横.....	89
——评长篇小说《草岚风雨》	
生活的错位与艺术的翻新.....	99
——评张平的《姐姐》	

他超越了自己.....	108
——评田东照的小说	
纷纭的人生图景.....	117
——评孙涛的小说	
沉下去的和升上去的.....	128
——李锐和他的《厚土》	
别一世界的风情.....	132
——评《中尉们的婚事》	
黄土地上的执著.....	142
——评崔巍的小说	
凡俗的魅力.....	154
——评《永不回归的姑母》	
巴里加斯的困惑.....	159
——小说体的作家论	
好怀百岁此回开.....	213
——读《小说创作十戒》	
鸢飞鱼跃上下察.....	216
——序《聊斋艺术谈》	
为散文创作进一言.....	221
新笔记小说与四个作家的两对比较.....	225
拟答客诮.....	229
谈风俗人情描写.....	233
张开直觉的翅膀.....	237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吗.....	243
文学的生命是什么.....	247
文学的思维和表现.....	251
思想分析与艺术分析的关系.....	260

答崔巍书.....	268
答《新地》编辑部问.....	272
当我困惑的时候.....	276
愿你有这样的本领.....	280
得来全靠费工夫.....	285
文学的第一步之前.....	289
文艺随笔九则	
要宽厚点.....	292
蹒跚蹒跚又一年.....	294
深思味无穷.....	297
“青年作家”种种.....	299
“头条”探幽.....	300
腹稿正义.....	302
“陈白露”研究.....	304
两种延伸.....	307
不敢凭恃它.....	309
后记.....	312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

——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一

这两年是文化当令，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我也不甘寂寞，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嵌入文化二字，赶赶这稍嫌过时的时髦。

长篇小说的势头正凶。记得看过一个材料，说每年要出一百多部，这些年的产量已超过了“文革”前多少年的总和。眼见得的事实是，许多作家已写了或正在写着长篇小说。据有卓识的评论家说，这是因为当年崛起的那批青年作家，已进入或正进入中年，由短篇而中篇练好了他们手中的笔，写长篇正当其时，且断言必有惊世或传世之作出现。

预言类同占卜，幸而不幸都可能言中，窍门在于含混，决断则难免露出破绽。岁月不光增长了他们的年龄，也增长(chóng)了他们作品的篇幅，这也算得上文学发展的规律么？若其必然，世界为斑白者独占，年轻人只需祈祷早生华发，岁月自会有如意的安排。再容我问上一句：“五四”以来的作家可都是少年夭折或英年早逝，何以惊世或传世之作少得那么可怜？

先前可怜，不等于现在可怜，至少评论文章中有煌煌的记载。近年出版的一些长篇作品，已被及时地加上史诗、奇峰之类的冠冕。若说这是走向世界的号角，要的是嘹亮而悠长，未必可取倒也情有可原，——我们总得和他们扳齐。若说这便是攻略的

成功，恕我唐突，怕只能说是山大王式的虚骄。我们毕竟不是中央帝国。

不必是精细的读者，至此已嗅出这篇文章的味儿。我得赶紧补上一句，对已发表的赞颂任何一部长篇的文字，我均无异议，不过是晋人也忧天，径直贡献一点乡愚的浅见。愚者偶有一得，岂敢鄙薄智者仁者的见智见仁？——我先预定下我的偏狭、浅薄，还有怯懦。

事有不尽然者。原也起下了勃勃的雄心，要将现今走红的长篇悉数读尽，写篇所谓鸟瞰式的洋洋大文。做起来方知不过是懒人的狂妄。七事八事的打扰，三个月才读完一本《活动变人形》，悉数读尽怕墓木已拱。好在许多看法早在胸中，读书原不过是找些佐证，读一部和读十部不会有大的悬殊。好处说声实获我心，坏处说句与君相左，道理只能是自家的道理，不吠影也不吠声，更不敢冒充学者的公平。如若先到手的是另一部书，改动的不过是那个副题和文中的几个例证，文章还是这文章。偏偏撞在了这《活动变人形》上，得先道声包涵。没有“先擒王”的大志，却暗合了“当挽强”的自尊，意外的收获实非始料所能及。

二

读着《活动变人形》，我不时地想到长城，那迤迤数千里的古代骄傲；偶尔也想到故宫，或许该是阿房宫，那北构而西折，覆压三百余里的逝去的辉煌。由江南某城的林荫小路，写到欧洲那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又折回古老的北平，末后写到遥远的西北边疆。辽阔的空间跨度，勾人旅游的向往；时间的跨度，更是漫长。倪吾诚的祖上和岳母辈不必说了，仅他与倪藻两代人，贯穿了整个现当代历史还有余头。难怪见没人说它是史诗，有位评论家要忿忿不平。

委实冤枉。冤枉的不是作家而是评论家。鉴定为史诗又要怎

样？以时间的跨度而论，我们的长篇小说有几部不是史诗？只是这史诗须得作“文学化的历史”解。以西方中世纪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对中国当代作品的褒扬，本已牵强，再作这种字义的阐释，早已荡然了那褒扬的美意。

不怪作家也不怪评论家，我们的文学从来就是史的附庸，六经皆史内中就有《诗》，寓史于文更是古代墨客的自期。就是现代的作家，那使命感更多的是反映现实——明天的历史。使命感成了“史命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跟我们写小说反映现实，揭示人性，鞭挞丑恶没有质的不同。然而孔子是历史学家，文学却有它独立的品格：不是去说明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以自身的价值填充历史。

不必否认《活动变人形》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

史的文学观，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写短篇还不要紧，一到写长篇，首先萌生心头的便是那史诗意识。要反映时代，自然是拣那大的长的。王蒙的使命感更强一点，写出的当然也就更象史诗。那位评论家慧眼独具，言之不诬。

人皆可以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谁也不甘于平凡，总得出众人一头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据说也是全人类的共性。作家要成为圣贤，成为尧舜，当然就得写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品又莫过于史诗。写史诗当然就得先存下史诗意识。史诗意识说到底还是伟人意识。

不幸的是，现今的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有伟大的平凡，却没有平凡簇拥着的伟大。政治不过是一种职业，写作更不在话下。作品可以确立作家的存在，得这个奖赏那个头衔，受到众人的爱戴，但意识属于人格，在人格上作家与普通百姓绝无两样。伟人意识的存在，可促成情绪的高涨，于写作不无裨益，一旦掺入作品，却只会造成戕害。写作要的是纯情，来不得半点矫

饰和虚妄。

在叙事方式上，《活动变人形》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甚为相似，都是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述往事的，也就是从现时的感受中寻找记忆中的形象。比如《追》中，主人公马尔赛勒是由吃了母亲送来的一种叫做“玛德莱娜”的点心，又将一匙茶送到嘴边，茶与点心碎末混在一起接触到上腭的一瞬间，产生的那种极度的快感，回想起列奥妮姑妈，回想起当时在贡布雷所发生的一切。而《活》中，倪藻是在西方的那个港口城市，见到父亲的旧友史福岗太太后，也是在“茶水似乎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热，史太太端来一盘糕点，他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之后，又由史太太的一番提问和感慨，引发了他的遐想，“忽然发现，旧事并没有消失……存贮在每个经历过旧事的人的心里”，于是才有那一章接一章的对旧事的追溯，最先想到的又是静珍姨妈。

还有一点也极为相似，即作者、叙事者、主人公或主人公之一的的基本重合。《追》书不去说它。《活》中，第一章第一节中的那个“我”，起初不知是谁。从第二节开始便是语言学副教授倪藻的活动和回忆。续集第三章写倪藻将姨妈接到西北边疆的一个小城。第五章即全书最末一章第一节，“我”回忆在戈壁滩干校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对“我”说：“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随后又将“我”与倪藻分作两人，这儿提到“我”曾访问西方的B市，前面倪藻他们曾在B市登机。据此是否可以说，叙述者的“我”即主人公之一的倪藻亦即作者王蒙？

但是两书又有着绝大的不同，主要差别不在技巧，而在叙述的笔调，即文体所显示出的作者的心态。普鲁斯特终其一生是个病人，写作是他的生命，面对死亡他是那样的平静，因而他的笔调是恬淡的，超脱的。为什么这样平静的态度竟然能产生美学上

最大的激动人心的效果呢？莫洛亚的解释是，它正好能唤醒这部故事本来应该压抑下去的感情。（《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态度这感情，是消极的，没落的。

《活》是昂扬的，甚至是亢奋的。如果说《追》写的是生到死，那么《活》写的则是死到生。我不否认作品的主人公是倪吾诚，也不否认写倪吾诚一生的艺术价值与社会认知价值，我说的仍是笔调和心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别人死了，我活着，还活得更好，虽然我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

父亲没有，朋友没有，但我有。

这种心态，不光《活动变人形》有，张贤亮的《绿化树》中也有，他总要写到章永璘走上大会堂的红氍毹才罢休，才觉得够份儿。本该是多好的一部作品，就这么叫人倒了胃口。

怨不得他们。这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心态，顽劣的更甚，优秀的也难以免俗。人生不过生死二字，我们颠来倒去总摆它不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得多么好听，可惜只是忧患时的护符，一旦忧患过去，总要试试，看生死二字调换过来，这话是否也一样的灵验。还要千方百计甚至生拉硬扯地把它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伟人意识，实际上是小人物心态。文学是人学，中国的文学终难甩脱中国的人学。

在混同的情况下，既然不能使两者拉平成为民主意识，单为文学计，权宜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剥离。有伟人意识的强化自己的伟人意识，有小人物心态的固守自己的小人物心态，这样，纵然写不出《追忆逝水年华》，至少可以写出类似《堂吉珂德》和《好兵帅克》那样的杰作。但它的前提却必须是对自我属性的认定，而一旦认定，伟人意识已不复是伟人意识，小人物心态也不复是小人物心态。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